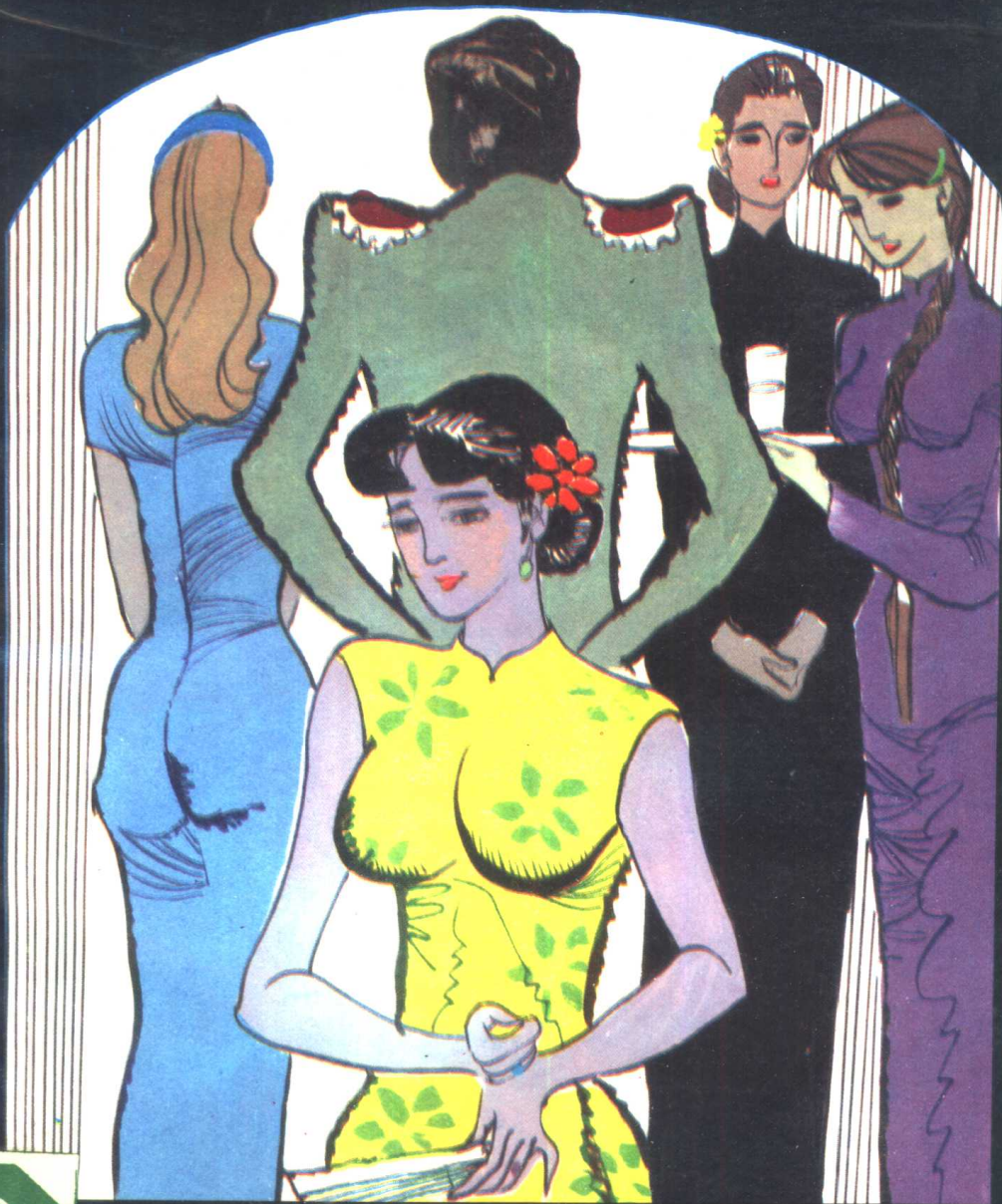




内眷



贾乃华

北方文艺出版社

帅府内眷

贾乃华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 群 杨川庆

封面设计：张延宁

帅 府 内 眷

Shuai fu nei juan

贾乃华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8 8/16 · 插页 2 · 字数 200, 000

1990 年 2 月第 1 版 199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75 + 9

ISBN 7-5317-0313-0/I · 314

定价：3.45 元

引 子

一九六四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美国洛杉矶一座远离市区的华人别墅里，一个身穿古铜色中式丝绒旗袍、年已古稀的老妇人，呆呆地站在二楼卧室的百叶窗前，望着窗外的沉沉夜色，满目忧伤，神情凄然。她就是二十八年前，在中国因发动西安事变而名震中外的张学良将军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女士。她此刻虽已是满头银丝的老妪，但从她那紧蹙的娥眉和一双忧郁的风目中仍可隐约窥见其当年的丽影丰姿。

她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双眼一直盯着窗外的夜幕，一缕凄苦而又孤寂的愁思罩上了她的心头，两行老泪情不自禁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为了促成全民一致抗日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将军。当时，于凤至正带着三个孩子住在美国。闻讯后，立即只身抱病回国，与丈夫同赴牢囚。由于五年之久的辗转奔波和蒙受凌辱的折磨，更使她病体不支。

一九四三年，当他们从湖南凤凰山转到贵州修文县明阳

湖囚禁地时，于凤至又得了乳腺癌，这才不得不离开丈夫来到美国就医。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能回到祖国，没能回到丈夫身边。

一九四六年，张学良与他名义上的女秘书赵媿小姐一起被国民党押送到台湾新竹井口温泉终生监禁，于凤至就一直在美国与儿女们生活在一起。

二十多年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身锁囚牢的丈夫。多少次深夜失眠，多少次梦中哭醒。对于她来说，唯一的安慰和寄托就是每年能接到丈夫从台湾寄来的一二封亲笔信。每次来信，她都是读了又读，看了又看，一封信不知要念多少遍，直到又接到新的来信之后，才把前一封信收藏起来。

今天傍晚，她正在院里浇花，女婿陶鹏飞博士一进院就高兴地对她大声说：“妈妈，您的信，台湾来的。”这些年来，因为她一直住在女儿家，女婿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位老岳母的心底世界，每当见到台湾来信，就是她最高兴的时候。一年难得几次乐，女婿十分理解这位孤寂老人的心。每次台湾来信一寄到他工作的研究所，他就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回家，让岳母早高兴一会儿。于凤至一听女婿说台湾来信，就急忙放下手中的喷壶，接过信，扫了眼发信地址，心好象被绑住了的鸡翅膀，扑棱棱地跳个不停。一回到卧室，赶忙把门关好，用颤抖的双手拆开封皮，读了起来：

“凤至，我最尊敬的夫人：

别来无恙？敢问贵体安康。自大陆一别，今届三十余载，与你各自天涯。偶有一晤，不过匆匆，此生为憾……”

凤至的娥眉挑了一下，嘴角漾起一丝难以察觉的苦笑。

“吾被囚数十载，如若笼中之鸟，终日无所事事，其志早磨。今后虽重获自由，只恨两鬓萧萧，一身落落，欲尽薄意，力不从心。现已年近古稀，更觉入土尤近，为能销度晚年余光，我愿做一个清洁的圣教徒。奈何教规甚严，只准一妻，否则不予洗礼。

半生灾劫，深感赵媼小妹左右相伴，受尽磨难，现已近白发之年，实不忍再让她以妾名相随……”

凤至读到这里，突然象被一根长针刺痛了神经，猛然一颤，她把信紧紧地按在手上，闭上了眼睛。可怕的预感和一种极其复杂纷乱的思绪，使她一时冷静不下来。凤至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她知道丈夫将要对她说什么了，多少年来环绕在她心头的痛楚，也许会在刹那间彻底根除了。可她此时宁愿心头留有痛楚，也不愿将痛楚彻底根除。她鼓起勇气继续读了起来……

“夫人一向宽宏大度，望能理解我之苦衷。诚盛爱妻五十余载厚爱，对于结发之愿，愿来世做牛做马，以相报答……”

凤至的两眼模糊了，她的嘴角不住地抽动，她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刺痛了。她那残存在心底的唯一寄托已经破灭了，这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但她又能怎么办呢？想起自己富贵而又坎坷的一生，更不由得回肠百转，思绪万千……

她的生辰命好，才被选进了这拥有万贯家财的军阀帅府，成了东北第一大家庭的少奶奶、贵夫人。在金钱上她是富有的，可在精神上她是空虚的。一想到丈夫自从和赵小姐相识

以来，他们之间才是真正的相亲相爱，一往情深。丈夫为了尊重自己，虽然一直为她保留第一夫人的宝座，可又有谁能知道早在四十年前，她就已独守空房，饱尝着伶仃之苦。现在又已年过古稀，还要忍受被休之辱。在外人眼里，她是一个精明干练、温柔贤慧、宽宏大度的女中之杰，她与赵媵小姐是丈夫的一对贤内助。谁都认为他们之间生活得美满而又幸福。而这，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层伪装华丽的空壳，她付出了女人的最大牺牲。到头来疮痍累累，心力交瘁，可世上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她的苦衷呢？现在她已经七十岁了，时值垂暮之年，难道还能将这层空壳打碎吗？

她站在窗前，望着沉沉夜色，反复地思索着……她该怎么办？丈夫和赵媵四十年来一直是如胶似漆，堪称风尘知己。而自己既然已经付出了代价，就应该彻底成全他们，这样在有生之年也能继续保持贤慧、大度的美名……想到这儿，于凤至痛下决心，要自己一个人把这杯已经酿成的苦酒全部吞掉。她转身取出笔墨，伏在桌上挥笔复函。

“……祝愿你们早结丝罗，并真诚遥祝，遥祝
赵媵小妹……”

一想到赵媵，凤至的心又不能平静了，因为她虽然得到了幸福，可她从十五岁起就委身于自己的丈夫，为这，她的父母不再承认她这个女儿，帅府拒她于大门之外，世人对她也冷眼相看。四十年来，她也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因为她也和自己一样是个女人嘛！女人，难道世上所有的女人的命运就都该如此吗？！

她想起了含泪离世的婆婆，被逼出家而又猝死空门的三

姨婆和终日以泪洗面的四姨婆，想起了曾一朝盛气凌人，最后还是沦落他乡的五姨婆，也想起了六姨婆两次轻生，还有宁死不愿嫁给傻少爷的二小姑、孤苦无依的王妈和被卖妓院、忍恨九泉的丫头翠环……女人，因为她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女人……

云雾锁住明月，夜空还是灰蒙蒙的。于凤至又站在百叶窗前，遥望着远处巍峨连绵的山峰，陷入了深深的遐想，那一桩桩饱含着辛酸的往事又浮现在她心灵的屏幕上……

古老的大辽河，象一条刚刚苏醒的巨蟒，昂着头，拖着粼粼波光，绵亘数百里，蜿蜒向南流去。

据老一辈人传说，辽河的来历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蒙族王爷的女儿，父亲逼她嫁给东辽部落一个粗暴的首领，婚后常遭虐待。她在百般痛苦之时，常常孤身一人站在茫茫无际的草原上眺望家乡，泪水涌流。那遏制不住的泪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久而久之，便流成了这条弯曲的长河。因此，人们都说，随着辽河碧波漂来的不是“春水满城郭，入耳尽笙歌”的繁华和欢乐，而是一直流传在大辽河两岸的这样一曲动人心魄的悲歌：

辽河水中泪最多，

红颜少女命更薄。

西南七十七州地，

千家万户难逃脱。

辽河上飘荡的歌声，不知沉浸着多少穷苦人们的酸楚。
辽河上飞扬的笑语，不知掺和着多少苦难人们的泪珠。生长在辽河两岸的女人啊，更有诉说不尽的血泪和痛苦。

民国五年春天，大辽河刚刚解冻，座落在大辽河口岸西北角上的古镇郑家屯，积雪和残冰也开始融化了。这座小镇方圆不过数里，象一艘不沉的大船，固定在岸边，称得上是一座天然的水旱码头。小镇西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莽莽草原，河水流贯镇中，河面上白帆点点，樯桅如林。内蒙古的牛羊肉，林区的木材、黑木耳，洮南的大西瓜，先在这里汇集，然后又从这小镇远销奉天和关内各地，素有沙荒宝路之称。

在这个小镇正中，有一条繁华的小巷，街西面有一处全镇最大的商号，叫“于记丰聚长客栈”，门面装修一新，黑匾金字，耀人眼目。这于记客栈，不仅接待过往客商，还经营粮栈、货庄、杂货铺，真可谓财源茂盛，买卖兴隆。在这个小小的古镇里，称得上是商业巨头了。

经营这个客栈的掌柜的名叫于文斗，他常穿一件古铜色长袍，外罩黑色马褂，一副典型的买卖人派头，见人总是笑容满面，因为在家排行第八，人们都叫他于八爷。这个镇子上的人都说于八爷是场面上的人物，办事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父亲就是看中了他这个能当买卖人的脑瓜，才让他弃文经商的。

早年，于家本是诗礼传家，祖籍怀德南崴子，曾祖和祖父都是前清秀才，到他父亲这辈才开始经营商号。开始，于

文斗也读了几年书，因为父亲看他从小就鬼机灵，脑瓜活，能说会道，所以他刚一成年，就把家里最大的商号交他掌管，让他顶门立户挑大梁。同族兄弟都羡慕他的运气好。他自己也觉得是鹤立鸡群，超人一等。不过就是有一点还不能如愿，如今斑鬓如霜，年过五旬，还没有个儿子接续香烟。虽然四处拜神求佛，不惜重金布施香火，然而他的发妻于八奶奶仍不给他做脸，真是急死人了。倒不是于八奶奶没有开怀，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八奶奶给他生了个女儿。开头，他感到很晦气，心情不爽。待到女儿满月咧开小嘴朝他微笑的时候，一种喜悦爬上心头，虽说不是儿子，可毕竟是他八爷的骨肉。再加这闺女是大年初一生的，时辰不错，人们都说这孩子不俗。他还特地为女儿请来个算命瞎子。瞎子说：“这闺女本是金凤凰转世投凡胎，命中注定非当皇后不可。”

这下可把于文斗乐坏了，为了讨个吉利，特地给女儿起了个很有讲究的名字，叫“凤至”。意思是说：凤至，凤至，一直到当上皇后为止。

于府生了个凤命千金，这消息象长了翅膀，越传越远，不但这方圆几十里的古镇人人皆知，就连整个松辽平原也都家喻户晓了。而且还越传越神，说这姑娘容貌俊美超群，聪明伶俐过人，三岁就精通八股，双手过膝能直垂到地。这倒是过于夸张了。不过这姑娘长得确实天生丽质，模样俊秀，不仅知书达理，还诗书琴画样样精通，称得上是科尔沁草原上的一颗明珠。所以，从凤至八岁开始，提亲说媒的就穿成串儿，踏破门儿，那些觉得自己够得上是门当户对的官宦子弟、公子、少爷，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自己能娶到这位生就皇

后命的于府千金做媳妇，好为自己有朝一日升官发财带来好运。可于文斗冷眼相对，一个也没看中，在他看来，那些尚未功成名就的公子哥儿都不配给他做女婿。随着岁月的流逝，数以千计的求婚者如过往云烟，匆匆而过。转眼凤至已经二十一岁了。可婚姻大事却一直迟迟没有定下来。于八奶奶真着急了，她说：“再好的姑娘一过二十岁再找婆家就有点搬人了。”于文斗倒是一点也不在乎，他认为，家里藏着金凤，不怕引不来青龙。

就在这一年四月，已是春暖花开、杨柳吐绿的时候，身为奉天督军的张作霖大将军来到古镇，专程为他的长子张学良求亲来了。当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在一大帮副官马弁的簇拥下来到丰聚长客栈的门前时，这偏僻小镇仿佛是从空中投下了一枚炸弹，刹那间惊动了千家万户。于文斗更是惊得不知所措，愣愣地站在门前，一句欢迎的话也说不出，直到张作霖满面春风抱拳拱手，连连呼唤着：

“大哥，当年小弟与你许下亲缘，今天专程兑现诺言来了！”

于文斗这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于文斗是个普普通通的买卖人，怎么同一个绿林出身的张作霖称兄道弟的呢？这事还要追溯到八年前。一九〇五年秋天，张作霖任洮南统领时，奉命剿匪，与蒙匪陶克陶胡交战，不幸误入险境，四面被围。就在他处于全军覆灭的千钧一发之际，是于文斗听说后，凭着他在古镇的威望和督军府的私交，说服了吴大舌头亲自率兵奔袭救急，使张作霖脱险突围。事后，当张作霖知道是于文斗从中帮了他大忙，才使

他能够得胜回朝时，就特地又来到丰聚长客栈，摆起香案，与于文斗叩头结拜，于文斗长张作霖四岁为兄，张作霖为弟。当即摆起酒宴，请来吴俊升，举杯痛饮。酒至半酣后，张作霖忽然想起人们都说于文斗有个生就皇后命的天生丽质，就借着酒劲要见见。于文斗立即应允。当年仅十三岁的小凤至亭亭玉立地站在张作霖面前时，她那超人的美貌，不凡的气质，把个乱世枭雄张作霖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就一眼认定她就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并和于文斗划拳盟誓：“日后，我张作霖若有飞黄腾达坐金椅那天，一定要娶这位生就皇后命运的姑娘做儿媳妇。”

八年来，张作霖步步青云，官越升越大，可他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古镇大命女子。所以，他一当上奉天盛武大将军之后，就亲自到郑家屯求亲。在他看来，东北王的宝座已经屈指可待了，早娶这位贵人进府，必然会给他家带来好运。

这次张作霖屈驾求亲，当然使于文斗受宠若惊，站在他面前的是名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他此刻还能不忘旧情，看得起于文斗，这是于的祖上有德，三生有幸，婚事当然是一提就成。虽然女婿比女儿小五岁，可于文斗却不在乎，象这样的高亲，别人想攀还攀不上呢！更何况张作霖为了表示对这门亲事的诚意，给没有儿子的于文斗以精神上的安慰，还特意委托大红媒——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将婚礼安排在郑家屯于府举行，这就更使得于文斗感激涕零了。

就在于凤至和张学良结婚后的第二十天，奉天将军府来了急电，让他们夫妇“即日返奉，不得有误。”

这封电报使得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的于奶奶心里很不

好受，她疼爱自己的女儿，从小到大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她，如今女儿就要远走高飞了，心中难免有一种空落之感。这种空落寂寞的悲苦，使她夜不能寐。就在女儿临走的那天晚上，她止不住地流着眼泪，当着女儿的面说：

“看来，当大官的人家就是规矩大，一封电报来了，说走就得走，连点空都不给缓。”

于文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女人就是婆婆妈妈的多忧多虑，儿女情长。

“早晚不也得走嘛！闺女结了婚就是人家的人了，就应该到婆家去尽媳妇的孝道。人家来电报让她们回去也是正理。”

听丈夫这样说，于八奶奶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就说：“应该倒是应该，只是二十年了，一天也没离开过我，这回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若是真遇到个委屈事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说着，眼泪就顺着她那满是褶皱的眼角流了出来。

于文斗看着妻子当着女儿的面流泪，怕凤至心里不好过，忙说：

“你看看你，尽说没用的。凤至到那么体面的人家去，那真是钱铺地，仆成群，吃尽穿绝。哪还会有什么不顺心的。”

他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是滋味，但一想到高大威武的将军府，就不知不觉被一种荣耀感所代替了。

于八奶奶可不那么看，她说：

“越是体面人家，乱事就越多，从古到今都是这样，那

些见不得人的丑事都是出在那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家。这样的事，我见多了。听说大将军光是姨太太就好几个，还有一大帮小姑子、小叔子……”

“婆婆小姑再多，也用不着凤至侍候，再说，凤至能做将军府的大少奶奶，那也是前世的造化。”

于文斗的声音有些愠怒了。

此刻，于凤至坐在一边半天没吭声，她理解母亲的爱女之心，更明白父亲倾慕将军府荣华富贵之意。如今她就要离开生养自己的故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但她控制着自己，不使眼泪流出来。

“妈！爹说的是。女儿到那儿，处处小心就是了。”

她尽力安慰着母亲，语音微微颤抖，一种难舍难离的心情占据了她的心房。二十年来，她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这个清静的三口之家，过着众星捧月一样舒适的深闺小姐生活。在这个和谐的家庭里，没有争吵，没有忌妒，平静得象一池秋水。而现在，她就要离开这个家，去到那个与她后半生命运紧紧相连的奉天城里最大的将军府去当少奶奶。而那个拥有二百口之众的大家庭将会是个什么样呢！于凤至却一无所知。

二

东北的深秋，常常是阴雨绵绵，连日不止。一九一六年

的八月节就要到了，可奉天城里从旧历初七开始就下起来了，雨丝象丝线样连绵不断。三姨太卧室窗前那棵高大的老槐树上，一片片由青变黄的叶子在不知不觉中湿润了，水珠从叶子的末端一滴一滴地滚落下来。

窗外，秋风瑟瑟，夜雨淅淅。卧室里，三姨太望着窗外，在黯然伤神，她的心情就和这灰暗的天气一样，见不到一丝光明。

从一九一一年来到这座深宅大院已经五年了。五年来，她从没有过开心的日子，每天除了一些无聊的应酬之外，就是在寂寞和痛苦的追忆中苦熬着时光。在这个偌大的将军府，她没有亲人，也没有一个是她能倾诉衷肠的同情者。每当她感到痛苦和压抑时，就象现在这样，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靠窗台边的小方凳上，痴痴地望着窗外……

今天中午，在饭厅吃饭的时候，她听府里的二少爷学铭跟芦夫人说：

“我们学校一个教国文课的老先生突然自杀了，是因为他得了肺结核病不能再任课，学校就把他辞退了。教了一辈子书，一下子把饭碗打了，家里那七张嘴怎么办？回家后，一时想不开，就喝了耗子药……”

听了张学铭的叙述，三姨太不由得一阵痉挛，心中猛然间荡起一股沁骨的寒意，午饭都没吃好，就回到了自己的卧室。进屋后就一直这么靠窗坐着，一动不动。

同命相连，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十九岁起开始当教书先生，收入微薄，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他为人梗直，一世清白，加之学识渊博，所以深得同行的敬重，一家人也过得和

和美美。然而，自从将军府的一乘花轿把她从家中接出来之后，整个家庭就发生了急剧变化，欢乐与和谐已经不存在了，忧郁沉闷的气氛充斥了家中的各个角落。她那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为女儿给一个乱世枭雄做小老婆，辱没了他读书世家的名声，自愧无颜见人而忧郁成疾。由于体力不支，不能再教课，学校便把他辞退了，父亲不能赚钱，弟弟年龄又小，家中就只能靠祖上留下的一点房产租金勉强度日糊口。她想念母亲、弟弟，惦念着患病的父亲，更不能忘记与她从小就青梅竹马、终日形影相伴的“他”。就是为了“他”能免遭牢狱之灾，她才牺牲了自由清白之身，同意来到将军府，给这个靠乱世起家的、当时任奉天国民保安司令部副部长的张作霖当姨太太。她忍受着世人的冷眼。她望着窗外的沉沉阴云，她在想着母亲、弟弟、父亲……一堵高墙使她与世隔绝。来到这个深宅大院之后，不经允许是不能随便出去的，除了每年的正月初五，她的母亲可以来府探望她一次外，没有特殊情况，就再也没有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现在更让她牵肠挂肚的是重病的父亲，是她毁了父亲。在严父面前，她永远是一个罪人。

五年前，离家头一天晚上的情景又浮现在她眼前：她悄悄来到庭院，久久地徘徊在院内那棵古老的大杨树前，凝望着对面那熟悉的门框、门槛，望着，望着……这使她感到多么亲切诱人，又唤起多少美丽的回忆，这里印着她的足迹和影子，这里有她初恋的幸福和童年的欢乐。可现在她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使她动情的乐园，去到一个陌生的大家庭和那个破坏她终身幸福的人同床共枕。

她痛苦地仰起头，父亲屋里一缕昏暗的烛光透过花窗射出来，映出他那微微佝偻而又苍老的身影。父亲在屋内来回踱着，不时地用拳头狠狠地捶击着自己的脑门，发出低沉的嗟叹声。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咳嗽声和母亲那撕裂心肺的哭声。

咚，咚，咚……蓦然间，敲门声打破了寂静，震醒了她的深沉的回忆，她的心猛然跳起来，浑身的肌肉绷紧了，她声音颤抖着喊道：

“进来！”

门开了，她定睛看去，心情一宽，浑身的肌肉又都松弛了。门外没有熟悉的身影，没有病重的父亲，而是一个在将军府为仆多年的老妈子——刘妈。

她走到三姨太跟前柔声说：

“三太太，该去吃晚饭了，您已经坐在这儿整整一下午了。有些事，您可想开点，身体要紧啊！看着您老是这样伤心，我们当下人的心里也不好受啊！”

听到刘妈那发自内心的连串同情话，三姨太不由得转过身来，感激地望着这个跟她已经二年多、平日都是少言寡语的女佣人，心头微微掠过一丝暖意。她虽然性格脆弱，但自尊心很强，从不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任何人，把一切一切都埋藏在心底。为了不让刘妈窥测出她心中的隐痛，三姨太做了一个阻止的手势，温和地说：

“刘妈，谢谢您这样关心我。我只是没事在这儿随便坐坐。走吧，咱们这就去饭厅。”

说完站起来，将挡在额前的一缕头发往耳边抿了抿，就